

30  
9.13.4

8

贈閱

8

NATIONAL LIBRARY  
CHINA

# 詩創作第三·四期合刊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八日出版

罪惡的金字塔.....	郭沫若	63
寒穆公墓.....	S.M.	63
那些工人.....	田間	64
我們過着夜生活.....	荷子	65
一個無線電技師.....	高崗	66
詩的形式.....	艾青	67
詩的話(詩論).....	鍾敬文	69
長詩		
半裸的田舍.....	彭燕郊	73
收穫期.....	S.M.	76
飢餓.....	司馬文森	78
夜店.....	鄭思	84
給造蠟燭的詩人.....	王亞平	87
夢.....	陽太陽	89
S.米卡爾考夫(譯文).....	焦菊隱	92
蜂·駱詞.....	童晴嵐	96
雨夜.....	雷書	96
小詩三章.....	張煌	98
新生.....	方家達	98
運河裏的水.....	遠征	86
假期.....	遠征	100
紙帆.....	艾烽	101
金牙齒老七.....	胡危舟	102
我們上死者們.....	穆木天	104
一九〇五年莫斯科.....	荒鷲	103
港岸.....	胡成之	103
被俘的武士.....	萬一虹	106
編後雜筆.....	編者	77
封面設計.....	余所亞	

發行者 詩 創 作 社 桂林新橋北里二十號	社 長 李 文 鈞	編 輯 胡 危 舟 陽 太 陽	總 經 售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桂林桂西路八號 重慶 昆明 金華 柳州 上海	本 刊 文 字 非 經 許 可 不 得 轉 載	每 一 冊	每 冊	預 定		郵 費 在 內		
					定 價	本 市	外 埠	國 外		半 年	一 年
					四 角	四 角	八 角	二 元 四 角		四 元 六 角	
					二 元 四 角	二 元 六 角	五 元 二 角	十 元			
					凡 郵 匯 不 通 或 不 便 得 以 三 角 以 上 之 郵 票 代 價						

# 罪惡的金字塔

郭沫若

心都跳了脚——  
你們知道嗎？——  
既有憤怒，沒有悲哀，  
既有火，沒有水。  
連長江和嘉陵江都變成了火的洪流，  
這火——  
難道不會燒毀那罪惡砌成的金字塔麼？  
霧期早過了。  
是的，炎熱的太陽在山城上燦爛，  
水成岩都發着眼睛  
在做着白灼的夢，  
它在回想着那無數億萬年前的海洋吧？  
然而，依然是千層萬層的霧呀，  
濃重得令人不能透息。  
我是親眼看見的，  
霧從千萬個孔穴中湧出，

更有千萬隻黑色的手  
搖盪着自己的眼睛。

醜陋嗎？

不，分明是灼熱的白晝。  
那金字塔，罪惡砌成的，  
顯得十分清晰。

(六月七日)

譯者按：郭先生來信說：「……最近很少寫詩，尤其是新詩，……X月X日大陰道慘事發生，曾親往洞口看遺屍，寫了這首印象的東西，……恕我不加解釋吧。……」

## 秦穆公墓

S. M.

四、五隻狗

黑的和黃的

咆哮在夕陽光底斜照裏，

一塊帶血的骨頭

從那裏檢來的呢？

五霸之一

沒有晚風

也引起人底悲哀了。

一堆黃土埋葬了全部霸國

強烈地象徵着！

——夕陽從樹林那邊沉下去了。

一九三九，五，

二〇，鳳翔。

# 那些工人 (朗誦詩)

田間

——爲祝願山西工人而作，並預備在工人面前朗誦

現在——

我們想到同蒲鐵路！

就這樣

喊着，

伙伴們，

聯合！

來！

那些

工人！

那些

在鐵路七

開過火車底

熟手們，

——「參加總工會」！

同紗廠星架底

伙伴們，

聯合！

大家

開過會了。

大家

討論過了。

那些

在鐵路七

搖過紅旗底

熟手們，

就這樣

喊着，

伙伴們，

聯合！

就這樣

喊着：

那些

工人！

同礦山上來底

伙伴們，

聯合！

那些

工人！

「要運輸隊」！

都喊：

——「我們工人組織起

就這樣

喊着：

同礦場上來底

「要打大刀」！  
 就這樣  
 喊着：  
 「要造槍砲」！  
 就這樣  
 喊着：  
 「要織布」！  
 就這樣  
 喊着：  
 「要開煤礦」！  
 就這樣  
 喊着：  
 那些  
 工人！  
 那些工人，  
 像鋼鐵一樣响！

## 我們過着夜生活

我們在過着  
 夜生活！  
 我們帶着  
 用星星綴着的  
 帽子，  
 夜風  
 替我們洗着  
 那油膩膩的  
 臉！  
 山泉  
 田蛙  
 草虫呀  
 都替我們  
 唱着  
 勝利的進行曲！  
 我們向北極星  
 遙給  
 一個盼望。  
 這一隊

長條條的  
 鐵腳，馬眼，  
 神油肚的  
 夜行軍啊，  
 在風的夜  
 原的夜  
 雪的夜  
 霧的夜  
 我們橫索着  
 前進。  
 涉過了河流  
 越過了村莊，  
 沒有狂吠的  
 村狗，  
 它們像熟透了  
 那沉重的脚步！  
 我們穿過了叢林，  
 爬過了  
 山頭，  
 遠山

荷子

又向我們招着手，  
 我們換索着  
 前進！  
 向北極星  
 遙給  
 一個盼望。  
 這一隊  
 長條條的  
 鐵腳，馬眼  
 神油肚的  
 夜行軍啊，  
 給一條無形的  
 鐵索  
 貫穿了胸。  
 黑夜是我們的家  
 黑夜是我們的世界。  
 我們敞開了  
 胸膛，  
 迎着  
 夜風，  
 迎着  
 最大的戰鬥！

# 一個無線電技佐

高崗

我們放齊了脚步，  
挨走着全樣苦熱的路，  
像兩隻上水的船，  
我們的背包同樣的拖累，  
一樣的汗汁渾身淌着，  
一樣的焦急在日落以前  
望着那個未知的安歇地方。

熱風從矮松林邊吹穿過來，  
茫然的嘆息從嘴唇邊瀉落，  
踏走着的是瀰滿天的火熱，  
左邊赭色的山崖  
又像燃着的一片火；  
矮松林却也成了  
一張誘惑地招搖的手掌，  
炙熱的路啊！

即使是片刻的歇涼吧。  
我們走着向小松林，  
想起了那就要分路的村莊，

你向我說：

「替我問問人吧，  
隨便什麼工作我都願意，」  
看你衰弱得像老頭子了，  
你不相信自己還有

那層層的「專門技術」般，  
你，好一個無線電技佐  
從這背了抗戰的偏狹之門擠出，  
拖着了那被累倦  
刺傷的腳底板  
直到我們分路。

火的路，

炙熱的道路被烙印着你的脚步，  
分路的村莊前面，  
我走着你而去，  
我也看着村子的泥巴牆上貼着，  
抗戰四週年的紀念標語，  
那是用了端正的繁體寫的，  
而我們却走着炙熱的路！

那些過來的路上

我們交互的腳印  
快被太陽晒熔了，  
我坐着，看你漸遠地去，  
像一隻上水的船，  
背包拍擊着你背脊的聲響  
伴着你走那未完的路。

—— 騎北道上和那個失業的技佐分  
手後所草。

## 詩的形式

艾青

1 一定的形式包裹着一定的內容。

2 由於不同的顏色與光澤，大小與形體，我們指喚着：米、麥、柿子、栗子、柚子、蘋果……

3 由於不同的聲音的高低，快慢、揚抑，我們分別着：百靈鳥的歌，夜鶯的歌，杜鵑的歌，鴉的歌……和人類的歌。

4 人類的歌？這是最豐富的歌，最多變化的歌，最魅惑我們的歌，最能支配我們的歌……

人類是歌者之王！

5 詩人應該爲了內容而變換形式，像我們爲了氣候而變換服裝一樣。

6 創造形式是不容易的，但抄襲形式却不難。

7 千萬不要把從人家那裏摹仿來的形式貼上商標。因爲那

樣做縱或可以遮掩了讀者與批評家，却遮掩不了那被摹仿的作者的。

8 應該把形式看做敵對的東西——

9 只有和所有的形式週旋過來的，才能支配所有的形式。

要把敵人看做難於對付的東西——

這樣才能使自己沉着射擊，而且才能命中。

6 不要把形式當做魔術的外衣——一切的魔術都是假的。

7 不要把形式看做絕對的東西——牠是依照變動的生活內

容而變動的。

8 假如是詩，無論用什麼形式寫出來都是詩；

9 假如不是詩，無論用什麼形式寫出來都不是詩。

難道請把一句最無聊的平直的話，由於重新排列而成爲詩歌？

真正的詩就是混在散文裏也會被發現的。

10

詩是詩；不是歌，不是小說，不是報告文學。

11

不要把做詩寫成報告文學——因爲現今有不少寫詩的當把做詩寫成分行排列的拖了脚韻的報告文學了。

12

有的只是一堆素材，却不是詩；

有的只是一篇故事，却不是詩；

有的根本只是一篇最粗拙的報告，分行排列了，在句脚

上加上一些單調的聲音，却自鳴得意以爲那是「長詩」，而

批評家也以爲那是「長詩」，而讀者也以爲那是「長詩」；

於是，我們臨到了一個充滿「長詩」的時代。

13

不只是感覺的新片；

不是什麼修辭學的例證；

不是一共合乎文法的句子；

不是報紙上的詩論與通訊。

14

既有文學樣式，和詩最容易混淆的是歌。

樣。

應該把詩和歌分別出來，有如應該把鴉和鴨分別出來一

15

歌是比詩更屬於聽覺的，因此也更易接近大眾的。

詩是比歌更純粹的，更深沉的，因此也更永恆的。

16

不要把人家的已經拋撇了的破鞋子，拖在自己的脚上走路

；不要便那在他看做垃圾而你却視爲至寶的人來憐恤你。

你要做一個勇於探索的——向荒僻些的地方走；

多多地耕耘，多多地採集；

多多地施捨給人家。

17

不要迷信形式。

路是人的脚走成的；爲了多開幾條路，必非多向沒有人

走的地方去走。

18

假如有人說纏腳後，梳頭髮美，帶耳環也美……

他們說這些東西美，因爲這些東西是「中國的」，你一定

會覺得他在發神經病，但當他們說「七言」，「五言」，「

詞」，「賦」是最好的形式，你却被消亂了。

19

常願探險，却決不要讓不合身材的衣服來窒礙你的呼吸。



# 詩的話

鍾敬文

真理是不易的。

為什麼那麼親切地傳達她的聲音的詩，偏要故作出艱澀的樣子呢？

詩人是不該感到滿腹壓力的。

詩人如果被容許做夢，那因為他的夢的是更完美的現實。

散文詩只是詩的一種擴展了的形態。她決不能替過去一切詩的格式。

詩畢竟還是一種手工業。

你希望那枚筆能夠變成大量生產的機器，恐怕是徒然的。

最好的詩，必是它具有高度的宣傳作用的。

X

詩是最古老的文學體式。但是，她的壽命將和人類的壽命一樣長久。

X

詩人必須有過人的謙遜，正像他必須有過人的自信。

X

與其說她只是使詩神沉默的，不如說，使她鳴咽的。

X

詩必須完美——至少作者不可一刻鬆懈追求完整的苦心。

X

在詩村或詩情稀薄的地方，浮豔的詞藻最危險了。

X

有善良靈魂的詩人，在今天，輿論是無法伴他的。

他最好的自衛方術，是像海狸一樣，不改變地「啃掉」

X  
詩人也有他的算盤。他孜孜不倦地計算着人生的福和  
不幸。

X  
把詩當做玩物的人，永遠得不到詩的真正快樂——更不  
曉得她的真正意義了。

X  
寫實要防止瑣碎，抒情要防止空泛。

X  
在西湖上的一葉游艇中，一個詩人和一個船夫，同樣凝  
望着前面的雲容水色。

X  
但是，他們所關心的却很不一致；前者神往於那些景色  
的美或和它有關的情事，而後者却正打量着水程的遠近或氣  
候的陰晴。

X  
所謂「哲學詩」，大多數不是最佳妙的詩——雖然，好  
詩多少總須含有哲學的意味。

X  
真正的詩存在於不文的民間中間，正像她的存在於有教

養的人們中間一樣。

X  
年青的朋友！

X  
如果你覺得寫詩是很容易的，那大抵是因為你還不知道  
什麼是真正的詩的緣故。

X  
詩人，因為他對於人類的無底的忠誠，常常被人看做瘋  
子。

X  
詩是極精粹的語言。  
浮濫是根本地消滅詩的。

X  
詩人是從日常的感覺行動中造成的。  
在寫作的時候，他不過使那詩的魂更具體更完整地顯示  
於別人的前面罷了。

X  
如果你深感到一位將軍穿上女人旗袍的難看，那麼，你  
怎能够不使自已作品中的內容和形式具有更高的識和呢？

爲什麼不去走那些更便捷的路徑呢？——你們想利用詩來換取名譽和利祿的人們！

×

詩人在某種意義上是拓荒者。  
徘徊在別人豐饒的田畝旁，或者局限在自己狹窄的園地中，都是小家相的。

×

熱愛工作，是一切藝術家的起碼條件。

×

詩人需要有雄心。

但是，卻不容許縱容那根本破壞詩藝的幽怨。

×

從詩的最高的意義上說，所謂「惡的詩人」，是言詞的矛盾。

×

徒然襲取馬耶可夫斯基的詩的面貌的人，是永遠和馬耶可夫斯基相去千里的。

×

「詩的辯護」，在今天，仍然是急迫需要的。  
因爲一面殘留着荒誕的批評觀念，別一面，又存在着不

健全的創作態度。

×

詩人的心需要明智，不減於需要熱烈。

×

如果像亨利·包立爾所說，詩是從「道」中流露出來的，那麼，那種道，不是什麼自然的道，而是真正的人的道。

×

把詩人看做立法者，固然有些誇張。

但是，一定要把他從「共和國」裏驅逐出去，也未免實際太空想了。

實際太空想了。

×

詩的美學，大體上，不過是精煉過的生活的美學罷了。

×

要精幹地駕馭你的題材，不然的話，它也許使你跌倒，叫你全部的工作白費了。

×

今日的我們，和百餘年前的提倫，同樣抱着深沉的「悲哀」。

但是，幸運終歸屬於我們！——我們不是正預感到那未來

世界的光明麼？

X

詩人所使用的文字，即使是數者通前，也帶着他自己的意味。

X

藝術修練的長進是有程序的。  
想一步跨登高樓的人，往往反而折斷了肢體。

X

時代是容易把人拋在後頭的。

有些新文學運動時期的少壯詩人，現在已回頭去寫作舊詩，或五卅咒罵當前更進步的新詩。

X

「所者如斯夫——不啻登夜！」

當孔子這樣吟歌者的一刹那，他正找到了詩和哲學的最渾融的境界。

X

把詩的某種題材，調換，讓寫做詩的本身的人，是和詩隔着厚壁的。

X

詩人啊！從民衆的口頭去學習活潑的語言，不是勝過從

陳舊的文庫裏去擷取詩的詞藻麼？

X

詩的機能是跟着產生她的社會的情況和體質而變異的。  
在有些社會裏，詩做爲部族聯歡的媒介。在有些社會裏，她做爲驅趕魔鬼的符籙。在有些社會裏，她做爲爭取勝利的武器。在有些社會裏，她做爲禮讚英雄的頌詞。在有些社會裏，她做爲粉飾太平的抽影。在有些社會裏，她做爲醉人民的鴉片。在有些社會裏，她做爲戰取自由解放的軍號

X

葉色雨時死是悲劇的。

他隨着熟悉的舊田園的綠色而逝去，留下了那些發自頑固而誠懇的心的哀吟，使我們悲傷和惋惜。

### 三戶印刷社

精印圖書什誌

證書文件表冊

代辦印刷材料

代製各種圖版

地址：桂林觀音山羊頭岩

# 半裸的田舍

彭燕郊

我重來把你造訪了  
一貧如洗的村莊呵

依稀地記得  
不久以前  
我會懷着難言的隱痛，垂頭  
從你底層末的柵門走開  
發誓不忍重來

你孱弱現身於荒遠的野途  
那柵門是朽敗的  
久年沒有修葺了  
用瘦小的杉木物強支撐着  
跟村里所有的房舍一樣東倒西歪  
像剛才給雞打過一記耳光般  
站立也站不穩……

淚痕滿面的村莊呵  
筋疲力竭的村莊呵  
沿斜坡的田廬底末稍

扶着拐杖般，守立着那株  
瘦薄的皂角樹  
佇立在狂瀾的吹嘯聲里  
他底手臂朝河那邊給我們指出些什麼？  
他眼巴巴地在盼望些什麼？  
他是村莊底災害的目睹者呵……

風，赫剌刺地刮着  
吹得人汗毛直豎  
把我底心呵拖拉到  
倒懸的雲塊的白眼上  
不休止地搖曳着……  
不曾把慈眉展開過的村莊喇  
瞧，你一息奄奄得像個彌留的病夫  
你的食慾是何等元邁……  
你的元氣早已斷絕了！  
連年的歉收——天災與人禍  
一再的，不留情的踐踏  
使你萬念俱灰地衰頹了  
石磨一盤地，生活

把你軋磨得粉碎……  
嗷嗷待哺的飢餓者  
頻繁地經歷着斷炊的痛苦  
交了惡運的村莊呵  
倒楣的村莊……

我不知道  
命運——這毫不憐憫的  
一點也不假情人的真宰——  
爲什麼要科給你以  
這樣苛刻的懲罰  
爲什麼要脅令你  
這樣惶惶不可終日地  
膠附在苦難的羈絆下  
如今更是雲上加霜了  
村口的照牆上  
昔時，會是貼滿「出門見喜」的  
紅春聯的，今日却  
赫然地出現着  
催命符一般的

「皇軍」底「安民佈告」

壞消息跟壞天氣一樣多

農人們無時不忐忑地在担心管

只怕有什麼風吹草動，山高水低……

百事都不能如意呵

禍害老是叫你措手不及地從天而降

急如星火的一徵發

農無虛日

農民們底所有都被盡括光了

催租，討債，拉夫，

收捐，派款，找花姑娘……的行列

蝗虫般地蜂湧前來

作奴作隸，氣血淋漓

在手無寸鐵的善良的人們之前

驚駭地動着肝火；犯罪者

冰雹似地

雷聲所拘捕

到處，鞭撻的聲音

是都可以聽到的……

衣不蔽體的農人

穿着得跟稻草人一樣破爛

皮包骨的農人

狼狽得如像一隻餓鳥

沒有人可憐，也沒有何處  
可以逃生……

久遠了農人們底肝脈的撫摸

新鮮的作物，夾雜在亂草里

蒜薹之類的雜草

如婦女底髮辮了的髮辮般延長着

菜園旁邊，那用破篾

和雞籠蓋着的籬笆

也七零八落了

當早晨，那長長的

霧的團塊，還沒有被蒸微撕的

波長舌的烏鴉

開始朝村莊底藍色的影子聚結之時

透過繁榮的早晨底小點子

從稀爛的泥塗

年近古稀的老者

趕着枯槁的病牛去抵賬

我見到他底乾涸的雙目已經昏花

被成堆的屎矢所壅塞

在困難地絞榨着零星的淚水

磨磨的喉嚨，也已不忍

吆喝他即將轉換主人的畜牲了

——除森森地

見不到荷鋤到田間去的壯漢

也見不到擲到湖心去的婦人……

的確是，很久以來

村莊就失去光鮮的活力了

陽春很少惠臨到

這沈沈欲睡的，化外的窮鄉僻壤裏來

駐顏無術的村莊

今日已垂垂老去了……

帶留在這行將解體的鄉井里

農人們，是何等憂鬱而絕望呵

心邪魂合在

因執的命運之嚴冷的冰結里了

他們這般地酗酒着，互相械鬥

敲打自己的弱質的婦人取樂

那些命苦的婦人呵

早已陌生了青春與美好

毛茸茸的亂髮，沈重地

壓在頭上，那未老先衰的

被操勞所染黃的臉上

鋪滿了雀斑……

她們甚至連銅打的耳墜和手鐲都沒有

雖然還在用苦瓜一樣的乳房

餵養他們底腰凸身細的嬰孩

自己底失了色的，灰滯的雙瞳

却失神癡，完全失去了感觸

甚強，連哭泣的本能也忘却了——誰還能哭泣得這樣多！

染了那痼疾的病人乾咳着，輾轉在床第

間，拖長的叫聲，有如旱魃天的河沿所發出的車水聲一樣濤板且吃力

由於瘟疫和打劫，牲口稀少了但村中依舊是污穢的

運私房裏，也稀地都是惡臭的糞溺與死水、

一般難聞的氣味，在醞釀着拔屨的毒菌底無法抗拒的猖獗

靠河，從繁茂的水藻間

村莊偷偷地顯影着不曾溝渠在身邊唧唧啾啾地喧嚷

她幽閉着眼皮，向遠方支肘出神她甯肯裝做假寐……

像被繼母用繡花針刺

雖刺得出血來的小孤女她默默地用衣襟擦着眼淚

半帳的田舍呵

襤褸的田舍呵  
災難在向着你露齒微笑……

往年，我們還有元宵和廟會

如今却連祠堂里的香火都冷落不堪了

女人們都索然於祈求和許愿孩子們也永遠盼不到熱鬧的節日了

孩子們拖着鼻涕

混身脫裸着，沿村作蠻野的，有礙發育的戲謔

很少人去干涉，一任他們恣意地躺在泥溝里打滾

周身泡得濕漉漉地

把村里的灰塵都攪翻了……

在這兒連犬吠的聲音都聽不到在這兒的貓兒是跟老鼠一樣精瘦

在這兒甚至連叫化也很稀少——叫化也禁不住多回的失望的呵……

村里的居民却無可奈何地凝望着憑什麼可以挽回呢

麻木徒手地聽由命運所擺佈讓生活慢慢地把人們靈食

他們底希冀

已被這四年的風吹雨打沖刷得一乾二淨了……

不能永遠這樣下去呵

難道竟沒有一個人挺而走險是由於農人們底愚昧無知嗎

是由於貧窮和極端的絕望使他們厭世，輕生了呢

抱病的未亡人般

那矮少的，偏僻的茅房裏黑黢黢地散亂着破爛了的洋桶和斗勺

那陰霉的牆底縫隙滲着冷汗麥藥和草稈都已教平了

除了堆滿院落的柴薪在發散着樹脂的怪味

此外，別無異物……

村莊背後

緊貼着荒野只一丘墳山，是最親近

——村莊呵，振作振作吧！我害怕你底沒有燈火的晚間

在晚間，那墳山上底林立的生了雜草的亂髮的萬人塚

總用青幽的燐火，窺視着而且，好像是不勝其煩地

等待着吞食新鮮的棺木一般向半裸的田舍，跳動着

黃鼠狼般發亮的鬼眼……

# 收穫期

S  
M

小米成熟了  
白光中曬着的莖和葉子有些紫紅了  
黃的穗子彎彎地垂着  
赭紅的穗子太肥碩了懶於和風玩耍下去  
農民們照滿區的光笑了起來  
麻雀一聲一聲地吵鬧着。

農民們笑了  
笑的臉上全是勞苦和憂愁的皺紋  
一粒小米  
那是一粒熟汗啊  
那是一粒金子啊  
那是一粒子彈啊——  
小米是在戰爭中播種的  
而收穫的日子正有收穫呢  
但是農民們笑了  
閃爍地紅的眼

用污穢地黃的牙齒  
用鋒利的鐵刀和矯健的手臂  
用滿足和感謝  
今年的收成有十分  
和平的歲月也有這樣好的。

老人和老婦人  
拿斧頭和鋤作的弓曬着太陽坐着  
坐在沉靜的原野上  
守護着也那樣曬着太陽的小米那是他底  
歡喜、他的事業啊  
一聲麻雀飛來落的時候  
他就高高地舉起弓來了  
輕輕地拉一下弦在晴朗的空中飄起低沉  
悠長的一聲  
——「彈！——」  
貪吃的麻雀就一聲一聲地給驚散了

方法是古樸的  
而生活却是新鮮的  
在另一處那人在開始刈割了的地方  
一個小孩子用手掌圍在口上叫了一聲  
嚇嚇飛來飛去的麻雀——「鳴！……」

年青的人刈割着。比賽着  
像一聲風啊  
割倒的小米整齊地排列在秋天的原野上  
黃的穗子，赭紅的穗子色彩紛亂地曬着  
太陽  
一排割好了  
再割第二排  
像一陣波浪啊  
一聲成熟的風  
一陣收穫的波浪啊。



婦女們

紅着興奮的臉

脫下外面的衣服

把穗子從莖和葉子中採摘下來

還弄一大堆黃的

那裏一大堆紅的

有養育孩子的母性特有的愉快和擔憂

小孩子們也用小小的手幫助着

不再從泥洞中挖嗚叫的蟋蟀了。

於是從笑聲裏送來了黃白的鏡

送來了稠稠兒的小米粥

蒸熱的香氣不斷地飛騰着

不是浪費麼——

爲豐收慶祝就有豐盛的飲食

生活不是應該有一點改變麼

不是應該好一點麼

豐收

保證了更好的日常生活

也保證着戰勝持久底燦爛多光的勝利

像這正午的太陽

吃飽飽吃飽了好再刈割啊

「對！——」「對！——」

1940.10.9 西安冉家村

### 編後雜筆

本刊的封面正如我們工作者的面孔，一天天瘦起來，但我們的心是不會空虛的。

本期長詩原有八篇。高爾先生底一篇已在他處發表，臨時抽出。周爲先生底「開始」，亦奉命免登。廢下的還有六篇，好在形體輕裁，各各不同，希望肯苦心研究的讀者，能予注意。

「山城詩章」四個字拿掉了，可是「山城詩章」還活在篇幅里。

田間先生底詩，是從遠地輾轉而來的，因「收到已遲」，題目只保留一個「工」字，編者就按原文取個假定底「那些工人」，如果有錯，這責任該由我們負。

鍾敬文先生底「詩的詁」，下篇期續登。

艾青先生的「詩的形式」是將近出版的「詩論」的一小部分，都是經他重新整理過的。

上期預告歌山先生的詩論，因文長數萬言，連兩期暫緩發表。

現在把決定了的半年工作計劃寫下來：

編輯四個專號：1、精譯專號 2、長詩專號 3、通俗詩歌專號 4、詩論專號。

再編一個五年來新詩出版物目錄，包括詩集、詩刊及其他。

此外，還要籌備一個新詩出版物展覽會。（詳細請參閱本刊對底廣告）

這些工作，是集納了各方朋友的意見而決定的。讓我們懇摯地要求一切熟悉與不熟悉的朋友熱烈地給予幫助吧。

最後有個代郵——S M先生：大作「華清池」一詩，奉命免登。

（卅）

## 飢 餓

司馬文森

一個老年失親的朋友，從淪陷後的故鄉北裝逃到桂林，他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

在這兒，我看你的樣子，似乎過得很好。

怪不得大家都說：這些年來，你已經很發了財了；

可是，你是否也會想到那陰慘的，不幸的故鄉？

故鄉在亂腳下已經有一年多了，

故鄉在飢饉中也已經有一年多了。

在那兒，大半青年人都被放逐和殺害。

農民們也失掉了他們的茅屋和田莊，

大都流落到山中去游擊，

剩下的只有一些飢餓的城市居民。

可憐的城市居民，

在縣城淪失前一天，他們還像給蒙在鼓里一樣。

舒舒服服的過着平靜日子，

可是誰也想不到只一夜辰光。

城頭上就換了新的旗號，

轉道上，也變得冷落淒涼。

等到第二天清晨，他們爲街道上的冷寒所驚，

他們遲疑的開出了門扉，

看見一隊矮小的黃色巡邏兵，

正踏着正步，驕傲的走過碎石街道，

才想起了自己奴隸的命運。

奴隸們的東西被剝奪光了。

現在就開始來度飢餓生涯；

糯米賣到四百塊錢一擔，

豬肉牛肉三元半一斤，

奴隸們被這高貴的物價所驚了，

開始他們在心中暗自想：想熬，

後來就彼此低聲流傳：

「米穀我們是出產地，」

「豬牛我們也會大量輸出過，」

爲什麼，爲什麼，

米貴了，豬牛肉也漲價？

後來，聽說有一隊徵徵調的工人，

半夜三更被押着，把米糧一包一包的碼上兵艦，  
把豬牛一頭一頭的卸下貨艙，  
才知道原來爲的是什麼。

奴隸們活不下了，  
普通的飢餓在橫行，  
到處都在鬧着：沒有米糧，  
儘管你有了錢，也買不出。  
於是富裕人家，開始起用什糧，  
貧窮點的，只有野草和樹根的份兒。  
什糧屯積的，醃酸並不多，一吃就光了，  
野草和樹根也出產得有限，不久也吃得個乾涸，  
侵略者給奴隸們留下來的  
只有一條死亡的道路。

人家說：出生難，  
這兒的奴隸也發覺了死亡的難。  
想上吊也得有三尺麻繩，  
可是在這樣年頭就三尺麻繩也來何容易？  
於是有些人走去投江。  
投江這幹事，馬上就被人認爲最妥當安穩的辦法，  
帆船着裝此種遊，約着，低聲的招呼着走。

「到哪裏去？」  
「回萬壽江去！」

萬壽江深不見底，  
萬壽江江水泛深藍，  
萬壽江終於發出了悲慘的嗚咽和呻吟。  
江岸上已經發現了僵直的尸骸，  
江岸被腐蝕的尸骸的臭氣所統治，  
碧藍的萬壽江變渾了  
露珠一樣清甜的江水夾着蛆蟲和血腥；  
萬壽江激起了不安的波浪，  
萬壽江成了死亡的代名辭。  
可是到萬壽江去的人們還是一樣的，  
他們成羣結隊的來投進這江水的懷抱。  
侵略者開始發這些奴隸們勇敢的死所驚嚇，  
於是就倉皇的下了這禁令：  
「不准死！不准死！」  
做奴隸的難道尋死就沒有自由？  
是的，奴隸們的自由是在主子身上。  
爲了防止奴隸們的濫用「自由」，  
主子就派來大批警察。

守住萬壽江邊。

就在這個時候，

發生了一件離奇的可怕故事。

聽說汽車的發生是這樣：

有一個奴隸的家族，

老父連同他的大小兒女一共是五口，

他們飢餓着，已經有了六天，

於是老人就號召他的子女：

「你們願意再這樣生活下去嗎？」

「不，我們不願意！」

大家回答他說：

「你們有沒有那胆量，跟着我走？」

大兒子問：「走那兒？」

「到萬壽江去，去死！」

二兒子拍着乾瘦的胸膛說：「去！」

三女兒也加上一句：「勝過我們在過這種的日子。」

於是，老人就穿上他一生最好的衣服，

率領了他的全體兒輩，

拜辭了祖宗，囑咐了隣舍，

開始動身

朝那理想的國，萬壽江江岸走去。

飢餓的人走着飢餓的路，

是多麼的多麼的遲緩吃力啊！

三里路走了個半鐘頭，

好容易——那萬壽江就在那兒，

不遠的地方——到了。

於是老人就回過頭去看他那四個不幸的兒女，

看他們的面色是爲了已經到了死的邊沿而變蒼白，

「孩子們，放寬你的步伐，提起你的勇氣，

你們現在都在飢餓？

你們長久在飢餓着，

但是這日子就要結束了，就要永遠的結束了，

只要你們再放勇敢一點，再勇敢一點……」

孩子們沒有說什麼，

（因爲他們瘦乏了提不起說話的力氣）

只把脚步儘可能的儘可能的放快。

誰也想不到，就在這時，

背着江岸迎面向着他們，突然撞來了一個黑衣警察，

他戴着驕橫的神氣，

射出了疑惑的眼光；

「老頭子，你要到那兒去！」

「爲什麼還帶着這樣大大小小的「羣」？」  
老人略略把脚步止住，却不露一絲吃驚神氣，他說：

「先生，沒有什麼，他們都是一些善良的人，是我的兒女。」

我帶了他們是爲着好全家去投水。」

「投水，爲什麼要投水？」

警察爲這坦然的答覆大吃驚了。

「爲了飢餓，先生，爲了我們都想活而活不下去。」

警察馬上就和緩了神態企圖對他來一番勸解，

「你這個老人真糊塗，

爲什麼沒有想到投水是會死的。」

難道你沒有看見橫在江岸的這些尸首？

在變成現在這樣死的以前，

他們的腦筋，也是和你現在一樣，所想的都是一些糊塗事。」

老人聽了這話頓時就辯護：

「我雖然老了，但是并不糊塗，先生，

我是知道了投水會死才決定來的。」

「難道，你不知道死的可怕？」

「飢餓比它更可怕！」

「難道，你不知道投水是痛苦！」

「這個痛苦只有一次，

而飢餓的痛苦却是無窮盡的。」

「你真的這樣想？」

「沒有這樣想，我就不會來。」

「可是你知道，我是不允准的，

我有着高爾察命令。」

「這是我們的自由。」

「不能！」

「我們可以自由處理自己生命……」

「不能！」

「那你們叫我們怎麼辦？」

「叫你們不要死！」

「不死，可以的！不過先生，你得把我們全家都逮捕，

只有這樣，我們還可以希望在監牢里，

得到一兩頓稀飯充飢。」

「但是，對不住，這一個我無法做到，

因爲你們都是好人，你們沒犯罪。」

「但願有這樣一條法律，

飢餓也是犯罪！」

「不幸的是法律還沒有這樣規定。」

「既是這樣，先生，對不住，我們還得再去投水。」

警察勸解不住這一個頑強的尋死者，

他沉吟着，

現出了無限深思的神情。

他雖同情這羣無告的飢餓人，但是他也不願忽視他底職務的神聖。

「爲什麼你不餵，不餵？」

先生，我們該可以下天了罷？」

「不，不能急，老人，你得等我想一想。」

「還有什麼可想的，先生？」

事情是明白了的。

要嗎你帶我們去，給我們飯吃，

要嗎，讓我們在這死。」

「但是，老人，我兩個都餓不到。」

「這是命運，先生，我不送你，

但是我們却得在墳兒說聲再會。……」

警察低着頭，默然無語，

警察的心中起了無數情感的浪波和辛酸，

警察有着眼淚，但是這些眼淚是朝肚子里流的。

於是，那飢餓的老人，

就回頭去招呼他的子女，

結集着，一直走向江邊。

江水在不安的洶湧着，發出無數悲苦的咽聲。

江水高高的濺着泡沫，

像一個大嘴巴，張開來，露出無數大小牙齒，

食鐵的，食鐵的，筆着去吞噬那投下的人。

老人用他微昏的眼睛，

看着這片咆吼的江水，

他朝前走去一步又轉回來。

他僅僅在這水試中的溫歌，

可是却更懷戀了過去，

過去那些會使人感覺和快樂的日子。

他害怕飢餓，

同時也害怕死亡，

畢竟他想到了，死亡也許要比飢餓來得更愉快，

既然挨不下飢餓的脅迫，

爲什麼還要逗留在這死亡的邊沿？

不，去罷，放場敢一點去罷，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不是死亡，

於是他的驕悍勇敢了，

做一個瘋狂的人，

更像一隻喝血的獸，

眼中冒着火焰樣的光，

露着牙齒出吃人的慘笑，

捲起袖子露出兩隻枯瘦的臂膀，

抓住那呼嚕呼嚕的小兒子，就推下江岸，

一鼓氣，又擲下了那小女兒幼弱生命，

第二個兒子沒等他動手，却自先下去。

但是，臨到那大兒子，

那十六歲的少年人。

却開始爲自己的命運掙扎了。

他遲疑着，眼中充滿淚水，

有幾天他想朝前跳，却旋又站住了。

「孩子，你不能這樣，你得放勇敢一點！」

「我知道，我完全知道，父親。」

江水！

「飛麼，你就下去。」  
「我知道，但是我提不起勇氣，多可怕，那深藍的江水！」  
「什麼時候才能提起勇氣，孩子！」  
「只要你站在我身後，只要你用力把我朝前一推……」  
老人照樣做了，但是却完全失敗，  
那少年像是生了根，  
在那兒抖索，在那兒兀立不動，  
於是，他只得重新走到警察旁邊。

警察還在徬徨和憂鬱中，  
他想不到這個老年人，會重新站到他眼前，  
「他是十分害怕看見他那絕望和愁苦的面。」  
他恐怖而且吃驚的問：  
「你要什麼？」  
「我不想要什麼，先生，只有一點小事……」  
「什麼？你真是一個可怕的老人。」  
「就是他，我那大兒子，  
他缺乏勇氣下水去，  
他要求有人替他在背後輕輕的推一推。……」  
「我不能……」  
「你不能？先生，這事會使他更痛苦的。」  
「不能，我說不能！」  
「那麼，依然會做死，  
會痛苦而含怨的死去，  
還是可怕的，先生，

這也是功德啊！」  
說罷，那老人就一直跪了下去，  
他的眼中充滿懇求的光和淚。  
那警察受感動了，  
他再也抑制不住他的感情的奔流了，  
於是，他就一邊把老人扶起，  
一邊走去給那瘦小的少年，  
在背上輕輕的推了一推，  
但是他的眼睛却始終是流着淚的。  
寫的是他害怕看見這人類的最大悲劇。  
他好像迷失在一片雲霧里，  
他好像失去了他的感覺，  
只模模糊糊的聽見在他腳底下，  
有兩聲浪然的巨響，  
有兩個低低的在哀慘的吶喊，  
而水則在打着無數漩渦，  
水和生命搏鬥！  
等到他把眼睛重新打開，  
那老人和他的胆怯的小年已經不見，  
消失得像一片煙霧似的；  
在岸邊，在他腳底下，  
留下的只有從江中飛濺上來的浪花，  
和他的一顆憤怒而殘碎的良心。

八，十，桂林。

# 夜店

鄭思

不像是茶館  
也說不上是酒店  
——就靠它是個酒店吧  
這竹瓦蓋成的  
低矮的酒店  
開着兩塊歪斜的門  
吹來風  
吹斜了雨絲  
吹黑了陰沉的天  
飄忽着一盞盞燈光  
這酒店  
靠近火車站  
却躲在一條偏僻的街道  
歪斜的門板  
歪斜的竹壁

勉強撐住這瘦弱的酒店  
青油燈  
點不亮這灰暗的屋子  
却把門外的黑夜  
照得更陰險……  
缺腿的條桌  
歪斜地，靠着歪斜的竹壁  
青油燈，在桌上  
畫着昏昏糊糊的光圈  
光團裏，擺了——  
一把酒壺  
兩個酒杯  
兩個滾了醬油的鹵雞蛋  
和兩張沉悶的臉  
一切都是靜靜  
只有屋外的風雨

風打進來  
吹下一兩條  
吊在竹瓦上的，煙灰結成的絲線  
這兩個  
有些稀奇的客人  
年紀很輕  
不比那些常進門的客人。  
看來是學生的打扮  
却又不像是學生……  
他倆個  
——像有滿肚子的心事  
沉悶地坐着  
對着青油燈  
也沒有喝酒  
也沒有一個字聲  
這兩個



不像是來搭火車的  
也不像是能喝酒的  
還兩個

有些稀奇的客人

把酒店，弄得更冷清

一個嘆了一聲氣

一個閉上了眼睛

兩個兩雞蛋

寂寞地，散出香味

像是在低聲地呼喚客人

門外邊，飄來雨風

堂信打了一頓寒噤

一邊問一聲

「先生！你們是賞隊的嗎？」

這句話，像一根針

刺進了他們

他們打量一下堂信

「我們，流亡的人啊」

我們，到處被人開趕

我們，找不到工作

我們，拖着千斤苦悶」

年青的堂信，摸著腦袋  
聽不懂他們的話

也猜不透這對稀奇人

雨風多寒涼啊

他又打了一個寒噤

看看客人

客人對孤燈

閉上眼睛了……

水壺的水，燙得噁噁響

疲倦裏

堂信靜靜地歪在灶邊

開始打瞌睡

二十一次的快車叫了

驚醒了堂信

也驚醒了客人

堂信打個呵欠

說聲：「車開了」

客人沒有做聲

看着屋外

屋外的雨，下得正起勁

像是害怕堂信動

不停的呵欠和疲倦的眼睛

兩個沉默的客人

呷了兩口酒

吃下了兩個兩雞蛋

又喊了一頓兩牛肉

一個重下筷子

喊一聲——苦悶

另一個也放下筷子

喊一聲——傷心

過半天

客人問堂信

「這雨，下到幾時停？」

堂信說：

「這，還是雨季啊！」

堂信估不透客人

看客人又沉默了

自己添了點水

又歪在灶邊打瞌睡……

沉悶啊！

沉悶的夜雨

### 沉悶的香油燈

沉悶的酒店

坐着沉悶的客人

老板在房內咳嗽了

喊了幾聲堂信

堂信站起來

伸了伸懶腰，說聲

「客人，時候不早了

你聽，屋外邊

起了三更。」

兩個客人

靜靜的，對着香油燈

青油燈的光圈

以無限的溫柔

和無限的憐憫

照着站起的客人

一個說：

「開趕了，去啊！」

一個問着：

「夜深了，那兒去呢？」

跨出酒店的，歪斜的門

他倆個，說話了

沉靜的夜，黑暗裏

浮着他倆個的聲音

「我看不慣這城市

這城市也看不慣我」

「走吧！」

我過不慣雨季……」

堂信看着他們

闖進了黑夜

堂信聽着

他們的聲音遠了，遠得沒有了

就輕輕地關上店門

心裏想着：

「唏——多古怪的一對客人啊！」

夜深了，雨下得更大了

堂信打了個呵欠

吹熄了桌上的青油燈

一九四一·八·於桂林

### 運河裏的水

遠征

運河的水

靜靜地流着

晚上

他潤澤岸

從今天起

沒有車水的聲音

鬼子出了告示

「不准妨礙輪船通行」

幾十里的新秧

在枯萎下去

幾十里的良田

還無法下種

幾十里的農夫

怒視

飄浮火油花的河

## 給造蠟燭的詩人

王亞平

敬請！標頭生產者，  
你造燭的詩人！

「我要去生產」！

就從你下定決心的早晨，

你脫掉長衫，

走進造燭的作坊，

你換上青布短褲，

束着油漬的圍裙，

青色的火焰

燒紅了黑色的鍋底，

鐵沖滾沸了，

你的心也滾沸！

是從烟腥氣味裏

尋找你的齒士披里純？

你那山東人聚色的臉上

含起異樣的喜悅，

把乳黃色的蠟油

注進嵌滿燭模的鉛箱，

那滴瀾的蠟油噲！

是你唯一的希望？

是你綺美的想像？

手里的銅勺

無異是你的筆，你的槓，

每天三箱蠟

是你的創作。

我記得

你會過漳水，渡黃河，

苦鬥烽火燎天的戰場；

你曾走過農村，

把抗日的道理，

向愚昧的民衆宣唱。

今天

你又來製造蠟燭，

在生產火綫上

供獻你的血汗，力量。

也許有人瞧不起你，

說「造蠟作坊里

能產生什麼詩人！」

哈哈！

那些詩人的詩，

走不到戰場，

走不進農村，

自己也讀不懂，

怎配比美你血汗的製成品？

你知道鋼鐵怎樣鍛鍊成功的？

那寫史詩鐵流四戰五，

那戰死沙場的彼得斐……

誰不是拿行動來創造新詩！

（沒有人品的人

便沒有詩品）

今天，西北草原上  
聽見你蠟燭的光輝，

照亮了窖洞，

照亮了山谷，

照亮了工廠，

多少紡紗少女，

多少採礦的工人，

都在你賜予的光明下  
開始了光明的新生。

歌頌吧！光明的製造者！

你以行動寫詩的詩人！

在轟着煙火的作坊里

我看見你額上的汗水

潑潑地落入油鍋，

你哼着北方小調，

快活的歌聲

雜着火花的爆響；

你山東人的

樸實的眼睛，

注視着或形如蠟燭，

從模型筒里

滾落在蜡盤上，

你笑着說

「這比寫成新詩更美！」

木匠築成新屋，

鐵匠打成刀槍，

也不會有你那末歡暢，

你愛惜每一滴蠟油，

就像垂死禦敵的戰士

愛惜最後的一顆子彈一樣。

光明轉火把

是你們的商標，藝術與生活交流

是你們的理想。

呵！你曾把光明也種子

撒佈在暗過幾世紀的

西北的曠野上，

你們將以士燬的光力

代替土油燈，

與電燈的精燈。

你痛恨

那些發財難財的，

那些囤積居奇的好商，

那些躲在敵人刺刀下的奴才，

那些偷閑取樂的哥兒姑娘……

你的行爲

是中華子民的好榜樣。

每當月高風靜時，

我映着燭光鑄造詩句，

就想起了你，朋友

你造燭的詩人。

我慚愧，我的詩

究竟能給民衆們

以多少刺激與安慰？

但願拋掉這隻筆，

同你在作坊

燒火，管蠟，打箱

以自己的心血

創造光明的力量！

## 夢

一隻大大的船  
一隻我們自己造成的船  
船上乘著我們的同伴  
我們搖著槳  
緊繃著舵  
在波浪裏  
冒著風暴  
穿過黑色的夜  
向寬闊的海駛去……  
駛著……駛著……  
我們不知道危險  
駛著……駛著……  
我們不知道疲倦  
啊——  
波浪靜了  
風暴停止了狂嘯

## 陽太陽

啊——  
海燕飛來了  
載著歌  
如是  
我們發出歡喜的笑  
啊——  
太陽出來了  
——耀著光輝  
如是  
我們揚起闊大的手勢  
啊——  
一隻黑色的船來了  
船上坐著黑色的朋友  
眼睛閃著光  
笑著的嘴露出白色的牙齒  
手裏捧著奇異的土產

啊——  
歡迎他們——  
我們更加緊的搖槳  
用親切的心  
向他們開去

啊——  
一隻乳白色的船來了  
他們的船員有海的藍色的眼睛  
雲一樣的笑靨啊  
歡迎他們——  
我們吹起口哨  
送他們以旋律的音節  
啊——  
一隻珠色的船來了  
船員是那樣的勇敢，年青  
船上揚溢著勝利的歌聲  
而且熱烈地朝我們呼喊  
歡迎他們——  
我們跳躍了  
以感激和傾慕

呵——

「一隻又一隻地來了  
從遠方  
從海的那邊到這裏  
他們是愛海的」

而且知道海上有並不陌生的朋友

「拋下你的鋪兒，親愛的兄弟  
今天是海上最淘氣的日子啊  
掛上我們帶來的旗子  
讓它在明朗的天空下飄揚」

熱烈的笑  
熱烈的掌聲

「唱吧

讓我們放聲的歌唱

唱我們愛唱的歌

唱我們蘊蓄在心裏的歌

唱我們海洋上自由的歌

請海燕作領導」

一陣響亮的聲音

一陣同時發出的美人的聲音

「說吧，兄弟  
你們怎樣而來  
你們怎樣有這樣美麗的船」

「船是我們自己造的  
天還沒有亮

我們的工作便完成

我們的國度裏吹括着

昨夜那縹黑色的風暴

海盜的鐵蹄蹂躪着我的土地

但是啊

也怒吼着反抗者的呼號

我們要自由

我們要勝利」

熱烈的笑

熱烈的掌聲

「我們來自蠻荒

我們那裏有比猛獸還可怕的敵人

他們的子彈像穿過野獸一樣

也會穿過我們的肚皮

朋友，我們要告訴你

那裏有豐盛的果實

更有懂得愛與憎的兄弟」

「我們會造船

我們會造可愛的玩具

並且會在平地上砌起高樓和大廈

砌起的高樓大廈像森林

然而啊

我們住著的地方却不見天日

要是有光

就是那從洪爐裏吐出的火星

我們孩子的手裏

更沒有我們自己做成的玩具

我們時時擔心蒼蠅色

「今天的顏色

今天的顏色取自那裏」

悲壯的語言呀

兄弟們激動着胸襟聆聽

「啊——

我們生長在彼名為英雄的國土

狂徒們的英尸事業是——  
怎樣的豪華

怎、的殺人……

無數的兄弟給送到戰場去  
無數的兄弟餓餓着

——饑餓替他們造殺人的工具  
以我們的血  
以我們的生命

掠奪者換來「土地和金錢」  
……

「是的

兄弟們，聽啊

我們要告訴你

我們也遭遇過你們的遭遇

我們也會被毀壞

我們幹種

我們辛勤

我們每粒的汗

得來的每顆的穀粒

一枚種便給人拿去

我們生活得不像生活

我們生活得不像人……

這時候除了海燕的鳴叫  
海面上是一遍可怕的沉寂

「是的，親愛的兄弟

我們更要告訴你

我們不悲哀

我們不猶豫

我們掃蕩了黑暗

我們掃蕩了一切懶惰的東西

以我們的力量當起我們的命運

一個新的王國啊

在我們的手中鑄成

我們站立着像巨人

而今那塊土地上

到處有工作

到處是兄弟」

熱烈的笑

熱烈的掌聲

「是的

我們不會姑惜過我們的生命  
我們從來也不會畏懼於戰爭  
親愛的兄弟

我們要生活得好

我們要生活得有生命

我們需要着戰爭啊」

一次大大的戰爭

一次消滅戰爭的戰爭」

一陣響亮的聲音

一陣同時發出的衆人的聲音

啊——

記着今天

我們的今天呀

乘着太陽的光亮

趕上我們的陣陣吧

因為大陸的邊上等待着許多兄弟

望我們將海的旅行的消息帶給他們

一九四一年七月

## S · 米卡爾考夫

蘇·伊凡太作  
焦菊隱譯

一位受全蘇兒童愛戴的詩人

在寫兒童詩的蘇聯重要作家中，米卡爾考夫（Sergo Mikhailov）是最年輕的一個。他今年春天獲得了蘇聯文學獎金。生於一九二二，今年只有二十九歲；但他很早就從事於詩的寫作了。前期作品出版於一九二八，是不同題材的抒情詩，不久以後，發表了「高個子湯姆」（Tom the Tower），馬上得到讀者的賞識，從此，他也就專向兒童詩發展了。

米卡爾考夫還寫了不少兒童劇。「活潑的湯姆」（Tom Canty，是根據馬克吐溫的「王子與乞丐」寫的）和「冰鞋」（Skates，是以蘇聯在華兒童為題材的詩劇），是所有蘇聯兒童劇院中最受歡迎的固定節目。今年，他剛剛完成另一兒童劇「慶會之戰」（the Battle of Solkoi）和一個電影脚本「戰勝者」（The Victors）。二者都是描寫一羣鄉下孩子，怎樣以作戲為遊戲。他寫電影脚本也不是第一次；前此改編為形戲的「前線的女友」（Girl Friend at the Front），不久即將放映，內容是蘇聯

婦女們在保衛社會主義國家的戰鬥中所表的英勇故事。

所有俄國大詩人，差不多都為兒童寫過詩。賦有詩才的作家，總在努力尋求一條道路，去接近兒童，姑無論他們是否出諸誠意特別為他們寫。瑪耶考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詩，常喜歡用一堆一堆的字斬着斬着，還創造下無數新的字句；當他給五六歲的孩子們寫詩時，却仍然保持着「一個單純的自己」。他的兒童詩是簡單的，口語的，同時又是諷刺的，雖有一點點粗草，但幽默而溫暖。

不過，像瑪耶考夫斯基，布洛克（Alexander Blok）與巴格利茨基（Edward Bagritsky），這些人從來沒有給兒童「寫」過詩，可是他們的這種詩反更容易讀，更簡單明瞭。其實，凡是好詩永遠是這樣的。

韻律，無論是把它如何恰當地與技巧地運用，也不能代替了真正的詩。等而下之，那些俗淺的模仿，書皮上標着「為兒童作」，裏面却全是作者成心把自己縮小，裝着小孩子的樣子，嗚嗚着無意識的句子，缺少意義與趣味的作品，更



不登論了。

因此，只要有一首真正好的兒童詩出現，都能受到聯聯讀者們的歡迎。這是一件『大事』。這也說明了S. 米卡爾考夫何以受着全蘇兒童的歡迎，何以如此的著名。

他最受歡迎的詩，是「高個子湯姆」。這個高個子是怎樣一個人呢？

在列甯廣場上，我家的旁邊  
住着一個高個子，叫作湯姆，  
這個特別高大的巨人的脚步

可以便其他巨人咋舌。

這首詩的一兩句，湯姆是一個誇張的人物。他到這程度：他可以不上樓梯，一伸手就把信件遞到二樓；他睡覺時，必須把脚踏在離床放得很遠的一張椅子上。

當他看戲的時候，唉，了不得——  
坐在後面的一定高聲喊叫：  
「湯姆，坐在地上！」

你坐在地上也一樣看得見。」

他的臉有一些滑稽，人簡直像一盞行走的路燈桿子，一橫活的鐵路交通洋旗。高個子湯姆從來買不到一套合身的衣服。每個人都嘲笑他；兒童們却是不然：

湯姆很受人尊敬；  
當高個子一被發現

在一隻外一條狗上走着時，  
兒童們總向他歡呼。

米卡爾考夫筆下也很大，有一把湯姆放在狂誕的境界中。湯姆想從塔尖跳下，每個兒童都喊：

下來啊，湯姆，從塔上跳下來。

但這種描寫，並無絲毫侮辱湯姆的地方。湯姆出門有一年的光景，回來時，穿着紅軍水手的制服，兒童們歡迎他和同他們的英雄。現在他們不叫他當燈桿子或者洋旗了，另外稱他爲「燈塔」。

「高個子湯姆」這首詩，在兒童文藝中贏得了穩固的地位，這首詩充滿了奇異的幻想的趣味，使它的讀者感覺着作者和湯姆同是他們的朋友。

米卡爾考夫另外一首著名的兒童詩，是「孩子，生命簡直是偉大啊」(Boy, But Life was simply great)

孩子，生命簡直是偉大啊  
對於我，也正如對於我的伙伴——  
就是那個和我住在一起的後生；  
沒有人再比我們

更是堅定的朋友的了。

以下接着就是這兩個相好的學生和他們寵愛的動物的故事。他們有兩個金絲雀，兩條蛇，兩隻刺蝟，這兩個孩子的動物，使得那座公寓大樓內的房客，十分討厭；

靈氣的工程師們

交給門房一夢蛇；

兩個孩子在路上

又遇到一個人

把他們的金絲雀

裝在一個罐頭罐子裏。

以下一段描寫，是鼓說緊貼在每個兒童心頭上的煩惱，因為那個門房，在兒童看來，有時是很凶惡的，有時又很和善，但永遠是個重大的人物。

米卡爾考夫對兒童的一切都很了解，很少作派，能像他對兒童這樣親親切切，也很少人有他這樣觀察的眼力。

他的題材範圍很廣。他最好的詩中，有一首是「愉快的長途步行者」，寫一個勇敢樂觀的人，徒步走過了全國。

從崎嶇的山路上愉快地下來，

沿着池沼和湖水

和路途中的灣曲河流

一個活潑快樂的人前進。

時間的手才解套了他，

他就把所有的一切——背包中

僅有一條手巾，一塊肥皂，和一把牙刷——

輕輕地放在背上出發了。

他毫無所懼：「他不怕蛇，不怕狼，不怕狗」。他想起本國內一切東西都見到，都知道，於是他一邊走着，一邊唱着愉快的歌：

一聽到他愉快的聲音在動盪，

所有的窗戶就一齊大開；

人們都和他，唱

他們所唱的歌，到處都是歌聲。

而且他們快活地聽從他的招引，

那麼愉快地從門裏奔擁出來，

連森林中的野獸

都不敢驚嚇他們，都不敢攔住他們的路。

這首詩原是寫給在校兒童和少年先鋒隊的，因為他們的最高快樂就是背上背囊去克服旅途中的障礙。蛇，牛，狗，暴風，雷，閃，——這一切都是真實的危險，但這個勇敢的旅行者，敢於怒喝它們，至少在他的想像中他是這樣做的。

這位名符其實的天才詩人，米卡爾考夫，他的詩對成人也同樣成為有激情的讀物。他的詩之想像是被許多成人所忽

略而對兒童却有重大意義的事情所喚起的。比如，一個香烟盒子，一把火柴，一點點紙頭，——兒童們都會從這些上面

建立起他們的世界來：

守候着我們的船隊航在海上，

甲板上沒有一個人！

水手們，從容地跨着渡溝，  
他們從來沒有汗船過。

我們的船用香煙頭子當大砲；

——紙就當做船鎗，

我們的艦旗，如果你任意觀察一下，

已經命名為「晨曦」了。

我們的船漂在四海重洋，

現在要把它入塢了，

因爲，你看，我們的巨艦

已經造好，

用的是一個空香煙盒子。

抒情與幽默，形成米卡爾考夫詩的優點，只是各首詩內

的抒情與幽默成份，在程度上和比重上，彼此不同而已。

他還有一首詩，寫一個小女孩司威特蘭娜(Svetlana)的

歡睡，夢成上的衛士在守護着她，只准浮雲在邊成的高空漂

過，寫的是叫小司威特蘭靜靜地安睡。這很明顯地是一首抒

情詩。

他的詩，不是每一首都相等的好，米卡爾考夫是個青年

詩人，他努力於兒童文學也又是較近的事。稀奇的是：雖然

在他開始爲兒童寫作之前，已經刊行了詩作，但他自己實在

發現了自己是適於寫兒童詩的。

米卡爾考夫可以說是剛在開始工作。他的詩大部份都  
是在近幾年印行的。有些固然弱了一點，（如 Mimoso 一首  
，敘述成份就濃於詩意），但事實上作者在後來的集子裏，  
把這些次成功的作品一概刪去，這足以證明他自己已查覺這  
些缺欠，而努力使這些缺欠變他起來。

蘇聯人民喜愛兒童，因爲在兒童身上可以看見未來，和  
最高貴的希望之實現。這就是爲什麼詩人與作家——兒童靈  
魂的工程師，科學的社會主義未來公民及獨立者的心理型錄  
者——在蘇聯受到如此的尊敬了。

列寧的命令，與最近斯大林獎金，是蘇聯欣賞他的努力  
的標誌。S. 米卡爾考夫的開始工作已很優越，希望他把這  
優越的工作一直繼續下去。

### 新書預告

## 詩論

一元六角  
艾蕪作

## 蜜蜂 · 輓詞

讀時風

### 蜜 蜂

溫暖的氣候來到了，  
蜜蜂又開始了它的匆忙；  
我愛蜜蜂，  
愛它那近于神經質的奔勞——  
飛到這朵花，  
又飛到那朵花，  
用那最不知道疲倦的  
敏捷的嘴  
吮吸着花心的蜜。

它好好的繁殖着，  
果敢的度過了  
冰冷殘酷的寒冬，  
而今再邁進了溫暖里  
高高地飛，  
遠遠的飛，  
活躍在遍愉快的

芬香的花叢，  
再準備着抵抗  
又一回嚴寒的到來。

假如在百忙中  
遇到了誰將傷害它，  
它會以無比的勇敢  
(雖是犧牲了生命)  
放出珍貴的刺  
給你毒痛的創傷

蜜蜂，帶來了，  
陽光的煥爛，  
蜜蜂，將永遠是相關的，  
因為它有武器  
有百勞不倦的習性，  
所以，它的蜜是甜的。

——四一年春·桂林

## 雨 夜

雷 雷

雨密集的敲打在階石上，  
一滴滴地添加着夜的寂寞  
夜，是更深沈了。

昏暗中  
我打開窗子，  
向黑暗的深度，向遠方  
投去了深長的懷念。

我記得  
在那里，永遠是爽朗的晴天。

這時

我聽見了輕微的一聲嘆息，  
一個黑影匆匆地從窗下走過  
擦：擦：，脚步聲  
漸漸的消失向叢林那邊。

突然，一陣激烈的閃電掠過。

## 輓詞

多麼幽怨的低聲的聲調  
隨着鄉村里開始渙散的  
茅舍上面的夜霧  
飄拂起來，哽咽着，  
感動了毒惡的蚊蚋  
無力地喚鬧着  
奏起了惋惜的哀音；  
像一陣淒涼的陰風  
掠過了空靜的林，  
而那飄零的落葉  
是在哭泣的嗎？  
魁梧的高樹  
在互相訴說着  
黑夜過去的苦難，  
低吟着牠的悲曲呵；  
憂傷的祭奠呵  
在寂靜的溪邊舉行，  
擊鑿時聲的唱出了

最後的真調，  
那由禾田里  
順着低窪的小溝  
流下溪里的水滴  
也悲惻的吟唱了。  
如果你在這時辰  
踽踽着沉睡的灰塵  
伸展着雙手  
摸索着步行過去，  
最少，你會將  
大地在喘息着，  
那野草的鋒利的葉尖  
帶着點點露水  
正是農門者所贈予的汗液呵。  
過後，不久，  
麥稻上的堆積  
迎着東方最初出現的晨曦  
行長着頸子高啼——  
向人間報告：  
夜的舞禮已經完畢。  
七，十五，四，  
林

雷聲沉重地  
隆隆！  
我驚惶地張望  
在閃電中我看見，  
他身上背着一個小包樣，  
雨水打濕他全身  
他顛着閃電  
大步地  
走着，走着……  
雨  
就下大了  
閃電和雷鳴  
是更急劇了  
但，我仍然不想睡，  
我望着他已消失的背影  
一直等到天明。

一九四一·七·二二

小詩三章

張 瑩

黎明

我愛黎明  
你從我的皮膚上就可知道  
乃有和朝日同樣的顏色  
(紅而且閃亮)

我愛黎明  
你從我的行動上就可知道  
乃極做朝日的行動而行動  
(在我的行動前沒有暗影)

我愛黎明呵  
我愛黎明的證據太多  
無妨向你說：  
——我心比朝日不染一絲黑色

擁着燦爛的曙光  
我常跳一陣野人舞  
我是這樣深切的爱着黎明  
我是這樣深切的爱着黎明呵

黃昏

我怕聽人家提起黃昏  
正如我怕聽一個法官  
對罪犯下了死刑

我也怕看炊烟呵  
炊烟是執行死刑的  
去陽的絞繩

有幾次  
我看見太陽被絞落在山頭了  
血染紅炊烟纏繞……

但我也感激着黃昏的  
黃昏變成我  
再造光明的意志

我將滿取明日的太陽呵  
用陽光  
書寫今日的歷史

夜

我還在夜間走我的路  
而我懷着一顆憂忡的心  
對夜，我只有懷着憎恨

我憎恨夜  
因為它會在我行路時  
遮住我的眼睛  
而遺給我眼睛的是天邊的星  
和天邊的星  
(我愛光明！)

風搖動  
還沒有掙脫夜色  
於是我變為戰場上的  
金色彈雨  
和金色炮火的笑

因為呵  
金色彈雨像祖國天空的星  
金色炮火的笑，使我想起常笑的  
祖國天空的月

我有更寶貴的記憶吧  
那是星和月  
都會引來祖國的黎明呵  
一九四一·濟南

# 新 生

題「鄉城集」

方 燦 達

你和我  
是無限風聲里的雨聲  
三十年來  
流轉在人生的影上  
任憑風吹雨打  
任憑他們踐踏  
摸著黑暗  
踏着荆棘  
將憤恨之火抑壓住  
扶着淚珠穿成鐲鎖  
心底深處藏有希望——  
總有一天可與光明見面  
（那光明是多少人的血肉築成的  
我和你也有份）  
我看見  
多少年青人  
讓抱了希望

却無迷涯的熱情  
奔向那光明的旅程  
在北國  
送走了童年  
在海濱  
又同樣糟塌了青春  
青回頭  
我和你  
竟有同樣的命運  
相似的苦痛  
豐富的生命  
當此國的天地  
遍鐵上戰爭的血色  
我活在前線  
你死

并被抓進籠子里  
與天日隔絕  
（也還譯了戰俘啊）  
三年走了  
你和我  
我在這城市碼頭  
是一陣什麼風呀  
將雨粒風砂刮在一起  
我和你  
變成一顆  
若說是「偶然」  
這「偶然」豈是「奇蹟」  
別再哭了  
（我們已經哭得够了）  
抗戰的風吹暖了  
（寫你）  
為寂寞與苦痛浸蝕了的心  
（我出了從前的憂鬱）  
伸出手來  
別再讓風暴吹散

歌唱吧  
向着江上的新月  
爲了祖國的勝利  
爲了可珍視的「偶然」  
從今天  
我和你  
坐上真理的車子  
走向光明  
走向新生

以發亮而堅定的眼睛  
睜視那醜惡而猙獰的臉孔  
「以牙還牙」  
回敬那評議  
記住一個句子  
「在你面前  
我什麼也不怕」  
相信自己  
在戰鬥的三十年間  
在苦難的鐵砧上  
我和你  
被錘打成

兩粒鋼鏢樣的風沙  
如今  
又在戰爭的硝煙里  
你的生命里有我  
我的靈魂  
將長遠環繞着你

歌唱吧  
向着遍天的烽火  
血色的原野  
漫長的道路  
從今天  
我和你  
坐上真理的車子  
走向光明  
走向新生  
……

三〇·七·十一·朝陽觀家坪

蠶期  
遠征

住在河邊的  
小村子里  
數着綠色的菜子  
數着水面的魚

喜着好的商價  
洗着盧列  
布六角一尺了  
心裏細想  
也得替阿三做件新衣

風吹來靈動的氣息  
也吹着憂鬱的眼睛  
仔細按着手指算  
米價已漲到八十七  
能否換到秋季

於國新里



## 郵訊

艾煒

捏着一束郵訊  
沉默的泣訴  
抖落一顆族人心

字行里滄桑着以淚  
那是傷心的詛咒呀

失掉母愛的孩子啊  
你誰進淚海裏嗎？  
悲哀撕裂你的歌喉嗎？……

白玲……啊——  
天將盡明的時候  
這不幸的亂箭  
射中你激跳的心  
捺住哀痛悲憤  
在荆棘的夜路上

兄弟爲你沿途安置了火把  
朝向金光閃射的燈塔走罷  
用勝利贖回你的損失

披着火槍的年代  
你們踏過一重鬥爭的門檻  
大膽的走啊

爲人羣工作的鬥士  
常以鐵錘築成玫瑰的路  
在十字路口——  
別問那賣狗肉的引路者呀

在困壓的籠子裏  
成長了自私的愛  
一切貓頭鳥的安排  
能用暴風的手去遮擋嗎？  
能用暴風的語言去掃蕩嗎？

讓昨日的夢凋殘吧  
珍惜着明日的笑聲  
那金色的日子不遠了  
我們年青的戰士  
到山國尋命去罷……

收起熱情的淚  
迎接黎明

把臉孔仰起吧  
眼睛投向西昇的高原  
看野紅花開放的聖地  
終年不息的火輪山

飛鷹啊  
展開你矯健的紅翅  
撲向火焰中去吧

飛鷹 多問問你  
高原上跳動的影子  
你們看到沒有？……

一九四一·六·七·桂林

# 金牙齒老七

胡危舟

金牙齒老七

你是聞名這山水甲天下的名城  
趕來「象山吃山，深水吃水」麼

那些穿黑色制服的壯士們

遠遠，遠遠就神往地在景慕你

「平平！金牙齒老七！」

那些患皮膚症、花柳症的女人

那些結拜「小姊妹」喜歡拍桌打凳的女人

那些講究儉蛋子的唱皮簧的女人……

她們是多麼高興於推銷她自己的來歷呀

「我這乾媽是金牙齒老七！」

連那些剛學會了講交情與義氣的地頭蛇們

也讚美你這跑過三頭六碼頭的女大亨

說你「七阿姨，真够朋友啊！」

好吧，讓我也像讚美一件山城的神奇似地

來讚美你這亂階中所有的鋼鐵錐骨的女人  
讚美你從那各色人種所混跡的泥島上  
跳躍來這兒以享譽著名的山城

叫山城，像個老太婆戴上喇叭花，怪時髦嘍

我向你抱歉啊，金牙齒老七

你蒞臨這個雙腳的土頭土腦的山國

不是太辛勞，太委屈，太冤枉了麼

一如你天所愛說的那句漂亮話

「這這裏的月亮都不比上海的月亮好！」

顯明地，你是邀功於這貧血的山城

叨了你金牙齒確亮的光了

於是，你掉起了兩條黑漆漆的絲腕

纏着那輕輕飄逸的飄飄的綢緞帶

甩開了領子，翻起了衣襟，挺胸突肚

搖擺在一條條製造黃白新聞的街頭

你跟誰都稱兄道弟的

你跟誰都拍馬拉乎的

你，還像那荒地兜攬着那些懶懶的小市民

「喂，朋友，一切都不要寫在心上吧  
明天，瞧我老七於大家的面子！」

啊，你這山城里獨一驕傲的尤物

你彷彿在心里也說，眼裏也說

「我老七家里藏有泥磚般多的鴉片

有日夜抽不完的麻將稅，撲克稅

有嫁不完的女兒，賣不盡的丫頭

有一把由於笑來、哭來、皮肉換來的

能啓閉那廣州灣封鎖線的輪匙呀

祇問你山城那些想發財的人需求的

和廣州灣那些戴烏帽的日本人接國人需求的

我老七是吃慣了四面八方的

四面八方我都要留個深厚的交情呵……」

是的，四面八方也有人正在注視你，追擊你呀

看你打發那些善良的商人的一股狠勁

看你對那些超過了重量的肥貨者在罰願賭咒

看你老是跟一羣鷹鼻，蛇睛，鼠鬚的伙倀們交頭接耳

看你以刁險的眼色指揮着喧嘩

看你一天比一天威武的，了不起的

像一架播種「鴉片」的軍用卡車在橫衝直撞呀

而你，你又偏偏在追蹤着底面前

敲起了裝模作樣的眉頭，訴說你的苦

「唉！我是逃難來的啊

無依無靠的苦命的女人……」

甚至連眼皮也不擠一擠的

立刻就流出你廉價的滿眶的熱淚了

就這麼的，那眼淚如朝露一樣

潤澤你這朵從殖民地移來的妖艷的花

而且，你一天天地在山城里生起根來

啊，金牙齒老七，你告訴我——

到底是你跟山城講了交情呢

還是山城向你學會了講義氣

說呀，說出你第一句的真話呀

你說這山城的霧水會不會變成熱鍋油

今天擦，明天擦，來擦亮你底名字呢

你說這樸實的山城會遭到什麼樣的命運呢

你不說？你也想跟我敲起了眉頭要訴苦麼

不必的呀，讓步虔誠地先給你說個福——

我為你這位響亮着鬼樣的人稱「女人

巴望着，山城能舉行一個盛大的，隆重的

「大後方繁榮病態紀念會」

那天，我必舉起了送你當主席的第一隻手……

# 我們的死者們

V 雨果作  
穆木天譯

他們長眠在可怕的，孤寂的曠野里。  
他們的血在地上作成了一片駭人的池沼；  
殘暴的刀鏟發掘着他們的，微瘠的胸膛；  
他們的尸骸是踴躍的，冰冷的，在綠的牧場上散亂着，  
是令人駭懼的，是扭七歪八的，是漆黑的，各式各樣的  
就像雷霆給與那些龐大的解電物的那些形相；  
他們的骨頭好像一塊盲目的石頭；  
雪用他的白色的屍衣把他們裹起；  
人們可以說他們的熱傷的，無情而，痠擊的手  
還試着要用劍去衝擊某一個人；  
他們沒有了話語，他們沒有了視線；  
在他們的靜靜的睡眠的動靜之上，  
夜在經過着；他們受到了更多的打擊和創傷，  
比那些在木橋上被馬裂死的受刑者；  
在他們身上爬着虫子，幼虫，和蟻群；  
他們已經一半深陷到地裏頭，  
就如同一隻沉溺的船在深的水中一樣；

他們的蒼白的骨頭，被腐肉和陰影覆蓋着，  
就如同一以西結」所講到的那些骸骨一樣；  
人們聽見了他們身上到處都是  
令人不忍目睹彈傷，劍痕，和矛孔；  
冰凍的沙漠的風在那種沉寂之上吹刮着；  
他們是赤裸裸的，血淋淋的，在陰雨的天空之下。

啊！為我的祖國而戰的死者們呀，我是你們的羨望者！

## 更正

本刊第二期鄭思先生「雨季的影」  
了不同的故事……」一句後面，漏去非常重要的一  
段，茲特補正，並向鄭先生與讀者諸君致歉。

烟雨，蒙着灰色的死巷

死巷里，埋着一顆

沉重的心

沉重的心里

鎖着沉重的

歷史的鬱悶

## 港 岸

我不敢到港岸去了！

我會經和小寶寶在港岸行候着，  
眼睛像擁抱似的  
注視一艘艘入港的輪船；  
而港岸給沉重的慘霧籠罩着，  
你呢？總不回來！

早啊，晚啊，  
輪船駛近又離開了，  
我們所希望的呢？  
一如船舵的撥水——  
不是停了，就是越發越遠去，  
越發越模糊起來了！

對着日曆，指數着長長的年月，  
你啊，出征已經四年了！  
便我們白白行候了四年！

坂井敬二郎作  
胡成之譯

憔悴了四年，空虛了四年！  
那小寶寶底面孔和我底面孔呀！  
都像癱倒在港岸的  
傷病的兵士，那樣的蒼白  
那樣的蒼白了，也還得行候在港岸……

今天啊！這欺着我生命底希望的小寶寶  
挨不過無限的飢寒，無限的寂寞，  
終於呼着你的名字永逝了！  
永逝了！永逝了！  
港岸的水在哭泣！  
港岸的天在哭泣！  
港岸，永遠抹上了悲哀！

我不敢再到港岸去了  
儘管輪船汽笛的濤聲，是熟悉的，  
我恐怕，會當它是一種什麼的聲音……  
那還有什麼可期待的呢！

## 一九〇五年莫斯科

N·那赫洛夫作  
荒 譯

我記起：悽慘難熬的窗牖，  
在落日下映成血樣紅，  
甯道爲歌聲所沉醉，  
向紅色自由狂奏着夜情曲。

一種力量滲入我的膀臂，  
使我們作了第一次戰鬥，  
用毀滅的打擊姿勢，  
從廟宇里，我們仍出舊時代的偶像。

血紅的帶子快活地舞動，  
黃昏的太陽做播着金帽，  
青年的呼聲答釋一切的疑問：  
自由，自由……

然而開槍射擊了！——在哪兒？  
震地的爆發聲在狂吼；  
鎗子兒婆婆地狂呼，  
吼呢與呻吟到處飛飄。

## 被俘的武士

萊蒙托夫作  
虹一譯

我靜坐在牢獄的高窗旁邊，  
那裏透過了窗柵離於控制的碧空在破曉了  
喻空里的班點，自由的鳥兒在嬉戲，  
看着它們那兒飛翔，我的恥辱的心在發疼

但是我有輝煌的標上沒有一點祈求，  
也沒有一支我的英武的讚美歌，  
一切我回憶着的是遠方的戰爭和舊時的交鋒，  
我的沉重的寶劍和我的鑲製的盔甲。

現今在石的盔甲里面我絕望地被傷，  
我的滾熱頭顱包裹在一架石盔之中  
這一防禦物是抵抗箭和劍擊的保證，  
沒有鞭子，沒有馬刺，我的坐騎奔馳。

時間是我的坐騎，飛速奔躍的戰馬，  
我把這殘敗的牢獄的窗格當作一個盔之險甲，  
我的牢獄的牆壁是我的沉重的石盔；  
鐵的門保護着，我正在等候。

快啊，飛快的時間，更快地去啊！  
在我新的盔甲之中我窒息，我眩暈，  
我要下馬了，由死亡來帶我的鞍轡，  
我要拿掉這險甲，我的冷臉露呈。

一八四一年

人流瘋狂地投身掩蔽，  
向窪地：向兩角，  
在混亂中衝撞，跌倒，  
睜大的眼睛里帶着恐懼。

在鉛的電子底射擊中，  
許多人嘩聲地顛倒着倒下  
而着盲目的專制皇帝的恐怖政策……  
他們做了陌生的，無名的犧牲者。

殉難者小小的流血，  
激怒了鋪道的頑石，  
排成了曲形的行列，  
刺刀們在追尋着犧牲品。

獸性的屠殺出現了  
負傷者爲劍刺所扎穿，  
一分鐘的瘋狂，  
降臨了粗暴的尾聲。

只片刻後，  
死屍的沉靜統治了一切，  
僅有帶着懺悔的歌聲，  
破碎地，被風從什麼地方吹來……

總字第 0 362 號

內	借	原	身	編
東	購	林	解	號
蘇	書	世	詩	
印	局	家	詞	
末	大	詩	集	
詩	海	詞	集	
集	經	集	集	
	心			
	言			

新書局詩集卷之三

主 奇 伯 鄭

輯 二 第 庫 文 月 每

( 版 出 次 依 冊 十 共 )

(10) 大 江 (長篇創作)	(9) 嬰 (短篇創作)	(8) 哈爾濱的暗影 (四幕劇)	(7) 轉 形 期 (短劇集)	(6) 呼 蘭 河 傳 (長篇創作)	(5) 大 明 英 烈 傳 (四幕劇)	(4) 死 角 (四幕劇)	(3) 後 方 小 唱 (詩 集)	(2) 淮 上 吟 (報告長詩)	(1) 江 漢 漁 歌 (新歌劇)
端木蕻良 印 刷 中	梅 林 著 印 刷 中	鄭 伯 奇 著 二 元 二 角	宋 之 的 著 實 價 三 元	蕭 紅 著 實 價 四 元	于 伶 著 實 價 三 元	舒 非 著 一 元 七 角	汪 鈞 著 一 元 二 角	魏 克 家 著 實 價 二 元	田 漢 著 一 元 九 角



路 生 民 慶 重 : 店 支 慶 重

路 西 桂 林 桂 : 店 支 林 桂

樓 牌 四 華 金 : 店 支 華 金

路 宮 慶 州 柳 : 店 支 州 柳

路 嶺 情 海 上 : 店 支 海 上

路 武 明 昆 : 店 支 明 昆



本社籌備五年來

# 全國新詩出版物展覽會徵集展覽品

- 一、徵集範圍：凡「七七」以後出版的各地鉛印、油印之詩歌雜誌、詩集、譯詩集、譯詩集、單張詩、詩壁報、報紙附刊上之定期與不定期之詩刊、詩專輯、以及一般雜誌上之詩特輯等所有詩歌之印刷品。其他如已經犧牲於抗戰之詩歌工作者之照片、畫像、手札、原稿、及其別種事蹟。
- 二、應徵性質：不論暫借或捐贈都所歡迎。展覽時當註明該品由某君捐贈或借用字樣。
- 三、需要目錄：請將所知的新詩出版物的目錄，分別書名、作者、出版者、出版期、及其他，請詳細抄給我們。讓我們編個五年來新詩出版物總目錄，在會場上分送。
- 四、徵集期限：本年十二月十五日止。
- 五、展覽日期：擬於民國三十一年元旦，先在桂林舉行。
- 六、郵途往返：請將各物慎密封掛號寄來，待展出後除該原物主聲明捐贈者外，當負責挂號寄還。
- 七、酌贈本刊：應徵者當由本社酌量贈閱本刊若干期，及展覽會全部目錄一份。

## 本社徵求讀者通訊研究辦法

- 一、讀者可依函本刊提出新詩創作上諸問題。
- 二、讀者可詢問五年來新詩出版界之情形。
- 三、讀者可委託做批購買各地詩歌出版物。
- 四、額限五十名，計本市十名，桂、粵、湘、贛、川、黔、滇、浙、閩、海外等省處各四名。
- 五、每月暫限通訊一次（托買詩歌出版物在外）以服務滿一年為限，非詩歌範圍之問題，一律謝絕。
- 六、應徵者為研究上之便利，須直向本社預定本刊全年一份（國幣五元）外加郵費郵資二元，（三角以上之郵費得十足代款，直寄本社編輯部）

本社見王致社...

詩場叢書之一

# 投 鎗 集

胡危舟著 上海雜誌公司 定價五角 總經理